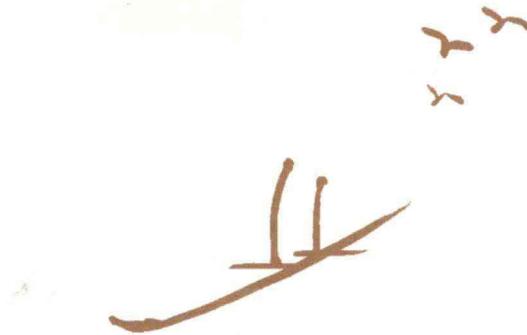


茅盾著



名家 读书系列
MINGJIADUSHU

茅盾读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名家 读书系列

周明 主编

茅盾读书

茅 盾 著 方 未 选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读书 / 茅盾著；方未选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7

(名家读书系列 / 周明主编)

ISBN 978 - 7 - 5087 - 4485 - 8

I . ①茅… II . ①茅… ②…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
—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655 号



目 录

第一辑 谈独立思考

- 003 / 谈独立思考
- 005 / “爱读的书”
- 009 / 花与叶
- 011 / 文学家成功秘诀
- 013 / 谨严第一
- 015 /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 026 / 《红楼梦》笔记三则
- 032 / 灰色人生
- 035 / 读书偶记
- 040 / 《呼兰河传》序
- 045 /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第二辑 夜读偶记

- 051 / 对于一个公式的初步探讨
- 054 / 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070 / 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些事实的意义

081 / 古典主义和“现代派”

103 / 理想和现实

第三辑 读西洋名著

133 / 一 荷马的《奥德赛》

137 / 二 无名氏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142 / 三 但丁的《新生》

145 / 四 薄伽丘的《十日谈》

149 / 五 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

152 / 六 密尔顿的《失乐园》

155 / 七 莫利哀的《恨世者》

159 / 八 福禄特尔的《懿第德》

162 / 九 狄福的《鲁滨孙飘流记》

165 / 一〇 斯惠夫脱的《格里佛游记》

168 / 一一 菲尔定的《约瑟·安特路传》

172 / 一二 卢梭的《新哀绿绮思情书》

176 / 一三 哥德的《浮士德》

180 / 一四 席勒的《强盗》

183 / 一五 司各德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

188 / 一六 拜轮的《曼弗雷特》

191 / 一七 大仲马的《侠隐记》

196 / 一八 雨果的《欧那尼》

200 / 一九 莱芒托夫的《当代英雄》

204 / 二〇 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

208 / 二一 萨克莱的《浮华世界》

213 / 二二 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

- 216 / 二三 戈果里的《巡按》
219 / 二四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223 / 二五 托尔斯泰的《复活》
227 / 二六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
230 / 二七 柴霍甫的《三姊妹》
234 / 二八 弗罗贝尔的《波华荔夫人传》
238 / 二九 左拉的《娜娜》
243 / 三〇 莫泊桑的《一生》
247 / 三一 易卜生的《娜拉》
251 / 三二 王尔德的《莎乐美》

第一辑

谈独立思考

谈独立思考^①

有人问：如何而能独立思考？

我想：这个答案可以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洋洋万言，引经据典，而效果等于不着一字。

但是，也还有另一方式的答案：

不读书者不一定就不能独立思考；然而，读死书、死读书、只读一面的书而不读反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书，却往往会产生养成思考时的“扶杖而行”，以致最后弄到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

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立”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

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养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

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日驰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于独立思考。

人类的头脑，本来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如果没有，人类就不能从“蠢如鹿豕”进化到文明。但是人类的这个天赋，是在生活斗争中不断碰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发达起来的。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

①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3日。

考的偶像。

儿童的知识初开，常常模仿大人。这时的模仿，就是吸收前一代的经验和知识，为后来的独立思考准备条件。做人的，看见幼儿模仿自己，便赞一声“聪明”，可是到后来看见渐臻成熟的少年不再满足于模仿自己，却又骂他“不肖”；这真是可笑的矛盾。

从前有些“诗礼之家”，有一套教养子女的规矩：自孩提以至成长，必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是把儿童放在抽出了空气的玻璃罩内的办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如果不是书呆子，犬儒，便是精神上失去平衡的畸形人，是经不起风霜的软体人。当然也不会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诗礼之家”现在没有了，我盼望这样的教养方法也和它一同地永远消逝。

“爱读的书”^①

小说之类，从前谓之“闲书”，读“闲书”，不外因为“有闲”而求消遣。这是一种旧观念。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为了消遣而读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但“闲书”这名称到底也不大时行了。文学作品现已被公认为精神食粮之一种。写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写作出来的东西不是供人消遣的。

不过又有了“趣味”说。据这一说，人们读文学作品，大抵各就所好；同一作品，甲乙丙丁的观感各有不同，因为各人之趣味不同。但各人的趣味何以有不同呢？这本来可以从各人的身世、教养、思想意识来加以解释的，本文范围因另有所在，兹姑不喋喋。

如果一个人的趣味跟他的身世、教养等等没有关系，那么他将无常嗜；如果人人无常嗜，则文学杰作之永久性与普遍性将成为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古典作品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爱好。或者有人要说：古典作品因其恢宏博大，包有多方面的趣味，所以能够适应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各有所偏的嗜好。但这一说，恐亦未必然，古典作品之至今传诵不歇者，亦尽多方面单纯的，而且凡读古典作品者谁又是跳行抽读而只取其一部分呢？

我们的好恶当然与希特勒之流法西斯不同，奴隶主的好恶当然与奴隶不同；好恶不同，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趣味就不同了。最大多数人之所好者：自由、平等、博爱。凡因争取此三者而表现之勇敢、坚决与牺牲的精神，凡因说明此三者之可贵而加以暴露的压迫、欺骗、奸诈和卑劣的行为，当然也是最大多数人“兴趣”之所在。文学杰作之永久性和普遍性，应当

① 选自《茅盾文集》第10卷。

从这里去说明，所谓超然物外的纯趣味，实际上是没有的。

自来的文学作品，粗粗可分为历史的，当代现实的，和幻想的（灵怪变异）三类。历史的与当代现实的两类，都以人事为描写对象，但历史的作品其人其事及其环境，——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和当代的现实是有不少距离的；至于幻想的一类，或写鬼神精怪，或以禽兽拟人，总之其对象非人。然而这三类中的杰作，一样可以使人百读不厌。这未必是因为生于今日的人看厌了现代生活而想换换口味罢？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历史和幻想的作品之杰出者是包含了人们所企求的真理，赞美了人们之所好，而指斥了人们之所恶的。

所以我们的“兴趣”，有时会从现代转到古代，乃至于虚无有的幻想的世界。我个人爱读的文学作品，就有不少是历史的和幻想的。

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很少好的历史小说。虽然“演义”是中国小说的一大宗派，但除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外，耐人再三咀嚼的作品好像也不多，而我尤爱《水浒》。这两部大作，虽同属“讲史”之流，不过也有不同之处。《三国演义》被称为“无一事无来历”，此所谓“来历”，主要是前人的记载。《水浒》也有“来历”，却不是前人的记载而是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一差别，就使得《水浒》中间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更为读者所爱好了。描写的技巧，《水浒》也比《三国》更好。例如林冲和杨志，鲁达和武松，都是直写到他们的故事的末了这才性格的发展告一结束。但因他们的故事的发展常常被别人的故事所间隔，所以匆忙的读者每每失却了注意，如果把林冲或杨志的故事首尾自相连接，另写为单独的故事，我以为对于人物性格描写的学习必大有裨益。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也是我所爱读的。我读过这书的英文译本，也读过伍光建先生的中译本。伍先生的译本是节本，可是我觉得经他这一节，反更见精彩。大仲马描写人物的手法，最集中地表现在达特安这人物的身上。（要研究达特安的性格发展，还须读《达特安三部曲》的第二部即《三个火枪手》的续编《二十年以后》，中文伍译《续侠隐记》。）达特安个性很强，然而又最善于学习他人之所长。达特安从他的朋友们（三个

火枪手）身上学取了各人的优点，但朋友们这些优点到了达特安那里就更成达特安固有的东西了，我们并看不出他有任何地方像他的朋友，达特安还是达特安，不过已经不是昨日的达特安。而这样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完全依仗于故事的发展中，完全不借抽象的心理描写或叙述。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用说也是我最爱读的。关于这两部巨著，值得我们佩服的，就不单是人物性格的描写了。一些大场面——如宴会、打猎、跳舞会、打仗、赛马，都是五色缤纷，在错综中见整齐，而又写得多么自然，毫不见吃力。这不但《水浒》望尘莫及，即大仲马的橡笔比之亦有逊色，然而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了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的故事，其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大的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事故，始终无冗杂，无脱节。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写场面，写人物，都不能说不为卓绝，结构也极其谨严，然而终不及托翁的伟大和变化不居。所以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做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局），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

在幻想的小说中，《西游记》我最喜欢。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也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是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神怪小说中国本来很多，但《西游记》之优长，我以为尚不在它的想象的瑰奇（当然这是其他神怪小说之不可及处），而在它所写的神仙精怪都是那么富于人情味，而又特多诙谐。是幻想，然而托根于现实。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那就只是供人一时的消遣了，看过以后不想再看第二遍。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喜欢《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实在是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人而无异于禽兽或不如禽兽者。欧洲中世纪的作品《列那狐》的故事（中文有伍光建与郑振铎两先生的译本），也是同类的杰作。大凡托根于现实的幻想的作品，因其诡谲而恣肆，常比直写现实生活者更为动人。幻想作品之不足观者，大抵作者先自存了“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观念，而欲以偏锋取胜，却不知道为画

鬼而画鬼结果是人所不乐观的。尽管想象力丰富，亦不过徒劳而已。

至于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我所爱读的范围就很大了：清末的“谴责小说”，当代自鲁迅先生以至各作家的作品，不及列举。我有一个见解：凡同国同时代的作品，对于一个写作者或多或少总有助益，我们从鲁迅的作品固然得的益处很多，但从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里，也常有所得，例如一个口语的巧妙的活用，一二新鲜的感觉，新颖的句法，都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即使是描写失败之处，也因其能使我们借鉴而预防，故亦有益。但是同时人的作品如果意图歪曲现实，或只在供人消遣的，那就不是我所愿意聆教的了。

同样，我也抱了这见解去读当代外国人的作品：高尔基和其他苏联的有名作家，巴比塞，萧伯纳，德莱塞，——也曾醉心于罗曼·罗兰。高尔基的作品使我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力（这跟鲁迅的作品给我的最大的益处是相同的），而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也使我在所知的古典作品的手法而外，获见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惜不懂原文，英译和中译的高尔基作品，狂妄的批评一句，可使我满意者不多，大概高氏的那种强悍而明快的风格（据一些外国评论家所说）难以表现在非俄罗斯的文字中罢？正如鲁迅作品的风格，在英文译本中总比原文逊色些。

花与叶^①

看了《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第二十六（这是访问《铁板红泪录》导演洪深先生的），稍稍明白了当代前进的“电影艺人”正有一个急等解决的问题——即“花与叶”的问题。《访问记》中借了“友人某君”的嘴巴说：

……所以我总这样想，我画了这朵花，我自己以为很像了，我的个性也表现出来了，可是别人说还得加几笔叶子，而我却不想加上去，因为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一个主张：不要叶。被访问的洪深先生以为“我们的作品就是太少了叶子”。这是倾向于“要叶”的。而《访问记》的作者沙基先生的意见则是“折中”的。他说：

不消说我并非同意以无谓的噱头来趣味化，可是技术上生动化的成就，仍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因太顾全生动以致毒害主题，那自然是再愚笨不过的事了。然而在花之外多加上两笔绿叶，使真实生动化而更加真实起来，这便是艺术的真价。

“花与叶”这一问题概要具如此。本来中国有句老古话：牡丹虽好，

① 原载1933年12月17日《申报·自由谈》。

全仗绿叶扶持。光是一朵牡丹花，并不好看，必待带叶，然后完成了牡丹之美。所以“叶子”在这里并不是帮衬，而是完成“牡丹之美”的必要条件。花与叶是对立的，相成的，而不是一个为主体，一个为附属。

艺术上的“花与叶”的问题，也应该如此去理解。问题不在“要不要加几笔叶子”或“多加上两笔叶子”，问题是在那些叶子画得对不对。倘使一朵牡丹花旁边加上了菊花的叶子，弄得既不像牡丹，又不像菊花，这才真正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花是牡丹花，叶也确是牡丹叶，那么，即使叶子多了些，也不至于“毒害主题”。因为一朵牡丹两张叶固然是牡丹，四五张乃至七八张叶，也仍然是牡丹，不会变做了芍药的。“叶子”而至于“毒害”了花（主题），一定是这些“叶子”和“花”本非同类。所以文艺上的“花叶问题”，第一要认明花与叶是相需相成的，叶子不处于帮衬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是否配错了叶子。质诸洪深先生等三位，以为何如？

文学家成功秘诀^①

曾见某笔记谓施耐庵《水浒》先以三十六主要人物的画像挂在书房里，朝朝暮暮对着看，后来“神而明之”，下笔若有“神助”，于是三十六人者乃活跃于纸上了。

这是我们中国祖传的文学家成功的一种“秘诀”。时至今日，《水浒》一书经过了几番考证，已经断定它并非姓施名耐庵者个人意匠之作，而是一群民间传说累积的果实；所谓三十六主要人物的性格，并非由施耐庵看熟了画像揣摩得来，而是许多无名的民间艺术家共同捏塑成功，不过由施耐庵加以最后的编定罢了，因此某笔记所传的“成功秘诀”也就不攻自破，成为无量数“穿凿附会”中间的一种了。

我们祖传的“成功秘诀”中还有一种，鼎鼎大名的司马迁就是此“秘诀”的创始者或实验成功者。这就是说司马迁文章之所以“不拙直”，乃因为他“周游名山大川”。在交通不便的中国古代，“周游名山大川”确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然而司马迁居然“周游”了，文章居然不凡了，所以这“秘诀”是信而有征的。“名山大川”这些死东西，——不，应该说是“美丽的大自然”，或者能够使一个诗人多几首诗，或者竟能使一个诗人的作品更加“浑厚奇诡”，有如入蜀后的杜甫，但是散文家的司马迁的断烂朝报式的本纪列传中也会得着“名山大川”的帮助，想起来真是难以索解。中国古来一些“批评家”讲到文章的“通”或“好”时，总说“神而明之”一类的话，“名山大川”云者，当亦是“神而明之”的一种，反正

① 原载 1933 年 11 月 12 日《申报·自由谈》。